

通俗故事

快乐的阿凡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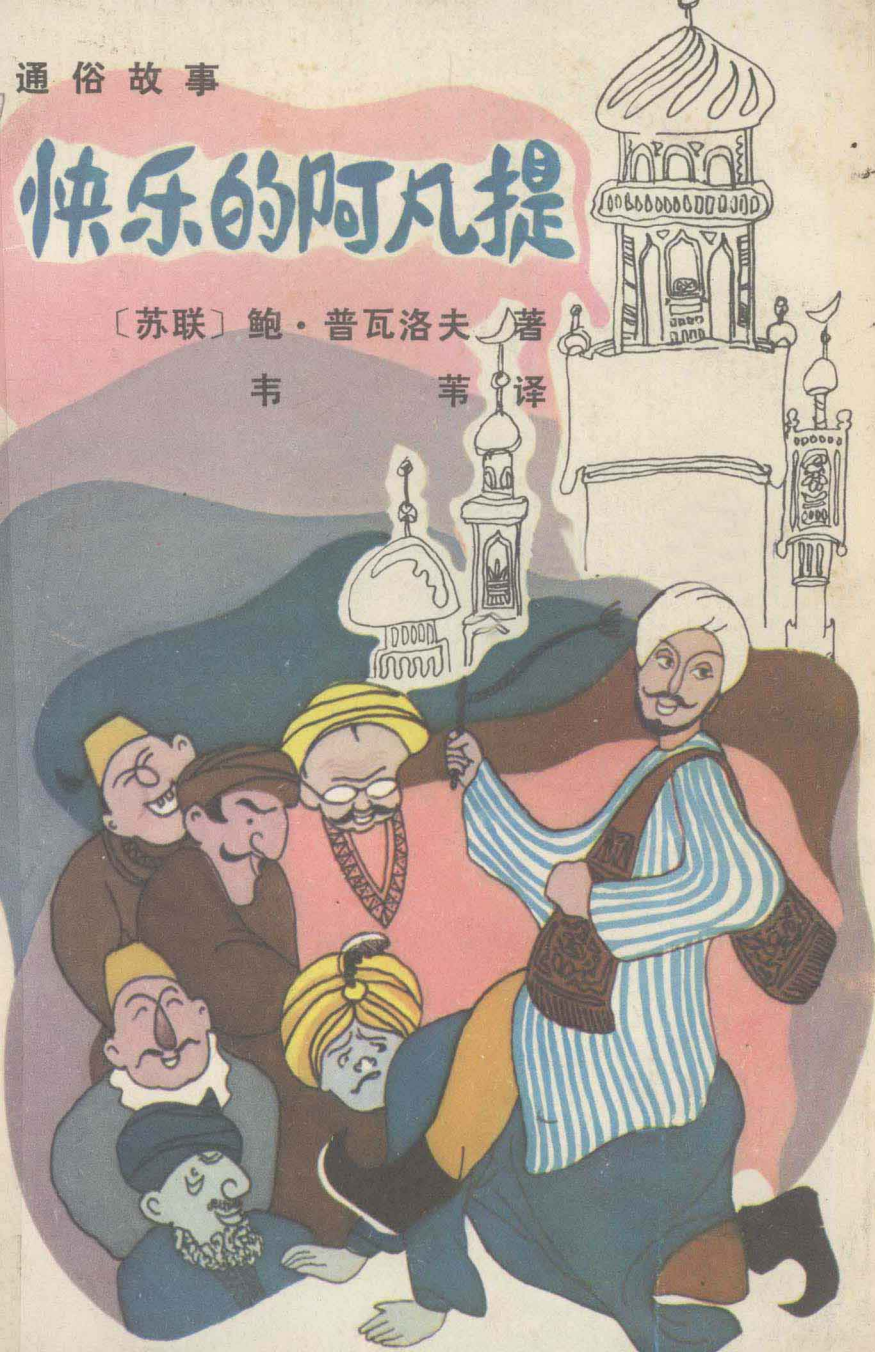
〔苏联〕鲍·普瓦洛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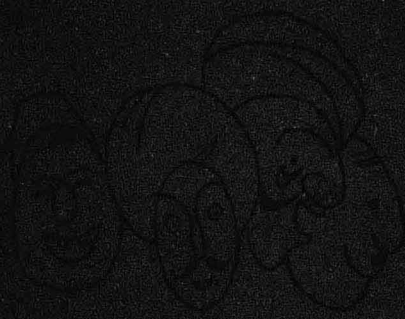
韦

苇

著

译





〔苏联〕鲍·普瓦洛夫 著
李 革 译

快乐的阿凡提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六·呼和浩特

快乐 的 阿 凡 提

〔苏〕鲍·普瓦洛夫 著

韦 苇 译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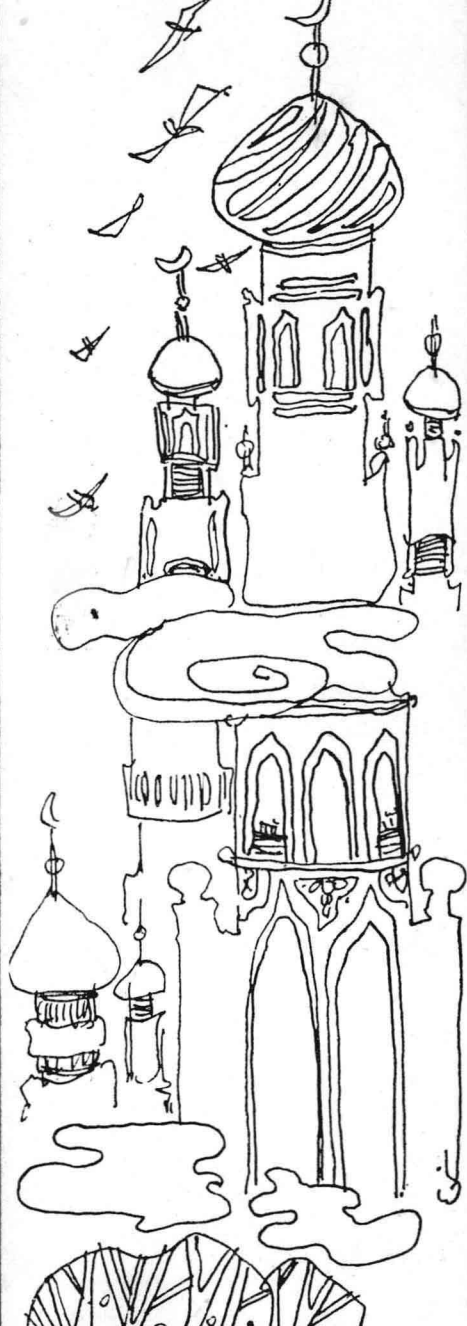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8.125 字数:227千 插页:2

1987年5月第一版 198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9,910册

统一书号:10089·393 每册:1.10元



写在前面的话

他的可亲可爱赢得了众人的拥戴，他的灵
智巧慧赢得了大家的崇敬。

聪明、幽默和快乐万岁！

“不爱故事的人，他连自己也不会爱。”

突厥族谚语

每个民族都各有自己的故事，它们或是一本正经的，或是逗人发笑的。有的讲日常生活，有的讲妖魔鬼怪，出现在故事中的人物，有的是强悍的硬汉，有的是无畏的勇士，有的天生很快活，有的事事机敏过人。

譬如，在俄罗斯有谁不知道大傻瓜伊凡呢？毫无疑问，每个人都听说过许多讲他的乐趣无穷的、津津有味的故事。虽然大家把这个故事里的伊凡叫做“大傻瓜”，其实他可不那么憨。如果到生活中去细细查对，就会使每个去查对的人恍然大悟，原来这个伊凡不但比那些自以为聪明的兄弟要通达事理，而且还能

使有权有势的老滑头们一个个都绕着他的指头转，是一个十分讨人喜欢的人物。

在哈萨克斯坦，有一个快乐的英雄人物，名字叫做阿达尔—劳塞。此人是机灵的乐天派，是生性快活的高明骑手，他一贯乐于助人，不是替人放牧，就是帮穷人的忙。

在达克斯坦，人们可以听到几百个叫人笑破肚皮的莫什费基捉弄有钱人的故事，他出语尖刻，每每引人嘻笑，他以此表达他对邪恶的仇恨，以此作为武器为真理而斗争。

在阿塞拜疆，在乌兹别克斯坦，在鞑靼，以及在我国的其他许多民族地区，同样，在整个东方，从叙利亚到阿富汗，阿凡提——这个一大串笑话故事的主人公，就为众人所共知，没有第二个人物比他更家喻户晓，更受人尊敬。

在乌兹别克的一个村寨里，有一个老汉，他的确是个远近闻名的讲故事的把式。可他的话说得我摸不着头脑：他说他这个故事能手的爷爷，是从来不讲“阿凡提笑话”去取乐于听众的。

“这可是怎么回事儿？”我被弄糊涂了。“众人敬仰的阿凡提的故事，乌兹别克的娃娃，哪个不能讲上几个呢！”

“你把我的话领会错了，”老汉微微笑了笑，

“我爷爷从来不讲的是有关阿凡提那些一开头就结束的三言两语的笑话趣事。他肚皮里藏着许多关于阿凡提的长篇故事。他的阿凡提故事也是从自己的爷爷那里听来的，而爷爷的爷爷又是从自己爷爷那里听来的。就这样口耳相传，可结果到如今，那些大故事弄得只剩一些零零星星的小故事了。”

自从我听了老汉的这番话之后，我的心中就萌发了写这本书的想法。大家都知道，到现在为止，所有已经出版了的阿凡提故事，都只是三言两语的幽默小故事和讽刺笑话。真个儿的，我为什么不把几个精彩故事串缀起来呢？这么一来，就一定将会有一系列的描写阿凡提的长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问世。然而这样的文学巨制就不再是民间故事，而是作家的创作了。这样的小说想来会使人读着觉得满有意思，有些章节甚至会趣味盎然，但它和民间故事中的受人尊爱的阿凡提，已很有些不同了。

主意一拿定，我便着手搜集有关阿凡提的故事传说，笔录他那些锐言利语，和出自他口中的俚谚和俗话。

不少棘手的难题横在我的面前。譬如说吧，其中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复杂课题是，这个万民敬仰的阿凡提，从有些笑话趣事来看，他似乎是个胆小鬼、吝啬鬼、贪馋鬼，是个愚痴之徒。这就是我们快活的智

人吗？这就是我们穷人利益的保护神吗？而这倒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难破的谜是阿塞拜疆人帮我解开的。在巴库（注）城，有个事事处处都能自得其乐的人物——幽默作家萨戴克。萨戴克把他所讲的有关阿凡提的故事都一古脑儿倒给了我，于是我所搜集的故事每天都有可观数量的增加。有一天，萨戴克对我说：

“今天我要讲几个我朋友阿凡提的‘宫廷’故事给你听。你无论如何得笔录下来才好……”

由此，我才头一回知道，在阿凡提故事中，还分什么“宫廷的”和“民间的”。那些缺德故事，那些有损阿凡提形象的故事，就都是“宫廷的”故事。特权阶层中，王公、国王、可汗、君主等头领们对万民敬仰的阿凡提，心中又恼恨又害怕。恼恨的是阿凡提故事常常一针见血地击中至高无上的权贵们的要害，在揭露卑鄙的统治者同时，他卫护穷苦劳动大众；害怕的是这位英雄人物那锋利的三寸利舌，害怕他善于嘲弄富人，善于将他们的懒惰、愚蠢和贪婪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高强本领。

于是，宫廷的御用文人们就不怀好意污七八糟地

注：巴库：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今有人口一千五百万左右。

编造些损害阿凡提形象的故事，以讨取统治者们的欢心。不言而喻，那些厚皮涎脸的马屁精们当然不会想出什么好话来讲述民众敬爱的阿凡提的。阿凡提是他们的死对头，在他们看来，对阿凡提的一切中伤和诽谤全都一点不过份。

“就这样，中伤阿凡提的笑话故事从宫廷富丽的厅堂里传出，开始传进‘毛拉’（注）和商人们豪华的府邸。接着，又传进了商队必经的宿歇店里和茶饭馆里，这些损害阿凡提的‘宫廷’笑话，就象毒蛇似地处处在滑窜着、钻行着。”萨戴克告诉我：“你看，这些把阿凡提形容得面目全非的虚假小故事，就是通过这么一条途径掺杂进了真实的民间故事里来的。”

我还必须指出，阿凡提形象的又一特点是：阿凡提与其他那些实际中并不存在的、老百姓幻想虚构出来的故事中的人物不同，他生活在你周围的实际中。当然，几乎所有的阿凡提故事都不能如实发生。大多数阿凡提趣话、故事是民间诗人和各种讲故事把式编创出来的。至于实际存在过的阿凡提，则是生活在七百年前。他是位教书先生，是满肚子学问又非常快活的人。正如学者们所考证的，他死于公元1284年，享年76岁。

注：毛拉：伊斯兰国家对有学问的人和有社会地位的宗教职业者的称呼。

然而，学者们尽管能考证出阿凡提殒命的确切年月，他们却不自觉地犯了个大错误：阿凡提还活着，他将永远活在人间，因为他这个智敏过人的快活人，他这把悬在财主们头上的利剑，是人民创造的。而操各种不同语言的人民在所有时代里都喜爱，并将永远喜爱那些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那些站出来保卫被压迫者的人们。就因为这个缘故，受众人敬爱的阿凡提——这个民间故事中的英雄人物，将千秋万代活跃在人世间！

目 录

写在前面的话.....	1
第一个故事.....	1
第二个故事.....	22
第三个故事.....	55
第四个故事.....	69
第五个故事.....	104
第六个故事.....	136
第七个故事.....	169
第八个故事.....	213

第一个故事 讲两个法官，一个肥胖如猪，一个精瘦如猴，这两个法官相遇在商路上；讲目无神灵的阿凡提；讲瘦法官诉说自己的时运不济；讲一个绰号叫“长鼻佬”的密探阿布杜腊赫曼；最后讲到赶驼人伊克兰姆突然发病。

“象驼队一样，话语在荒漠中也各有自己的路子。”

塔吉克斯坦谚语

被太阳烤炙得发烫的沙漠上，有两条隐约可辨的路交叉在一起。就在这个十字路口，两小支驼队碰巧相遇了。两支驼队各为两个法官驮载搬家之物。一个法官是瘦猴，他满脸愁云堆积——他牵挂着他那个长年蹲得热乎乎的老窝，那个从小生长的城市。另外一个法官是大胖猪，他心里觉着挺得意，但他勉强收敛着得意的笑容——他是去接替一个被诉讼事务弄得焦头烂额的同行的。

毒辣辣的太阳晒得沙漠上的荒草蔫萎萎的，就在这荒草丛中埋着一口井。两支驼队走到井边都收住了脚步。赶驼人从骆驼背上卸下一只大布袋，在地上铺开地毯。瘦猴和胖猪两个法官之间于是展开了一场重要而又秘密的谈话。

“安拉真主（注）让你延年益寿，让你长葆焕发的容光，”瘦猴忧郁地发话道。“不过，当年，我也曾经象你现在这样，是个满有神彩的胖子啊。”

“是啊——啊——”胖子拖长话音说，听起来有些吓人。“你是我生平见到的第二个瘦法官。第一个是我那个从希瓦来的朋友哈噪。他的死对头之多，多到啊——简直找不到一份没有放过毒的食物！为了避免一死，我的朋友几乎滴水颗粮不得进嘴。”

“我倒是只有一个死对头，”瘦法官从牙缝里挤出声音来，同时，他的双眼里闪烁着仇恶的光，“可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一个就能抵得你那个可敬的希瓦哈桑的所有死敌！因为有了这么一个死对头，这么一个不敬畏神灵的异教徒，我们那个城市里胖子是越来越少了。呵，安拉真主，我是你虔诚的教徒中最虔诚的教徒，你就把我从阿凡提这个恶魔手中

注：安拉真主：伊斯兰教中最高的神灵。被认为是创造万物、赏罚善恶、无形象、无方位、无所不在的宇宙唯一主宰。

解放出来吧！”

“我倒是听说过这个名字，”胖法官摇着头说。

“我风闻过许多有关阿凡提的事情。你把阿凡提说得这么神，这么厉害，弄得你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当然，这很难叫我相信。不过你会走运的，你日后会洪福齐天的！”接着他阴险地补充道：“我们都是奉行真主的意志。真主让你换个地方，搬往别的城市，你就非得要搬啊。真主要不让你搬呢，你就还安安稳稳地好好呆着。”

“可他不叫我在原地呆下去呀。”瘦猴长叹一声说。

“你说的‘他’是指谁呀？”胖子把手掌遮到耳后。“你是指安拉真主，还是指阿凡提？”

“呸！用不到月儿两回圆，”瘦猴恶狠狠地回答道，“你的骆驼又得踏着荒沙往回走！它们少不了又得踩着我这驼队的脚印，灰溜溜地离开阿凡提所在的城市。你不知道呀，自从阿凡提在那个城市落脚，那里已经换过三任法官了，我这是第三任。你这回去，就是第四任了。愿真主保佑你！”

“那些有钱有势、有能耐的要人，对这样一个流浪汉，竟一点儿治他的办法都没有了吗？”满腔愤恨的胖子在空中晃着他那双短粗的臂膀，差点儿把瘦猴的缠头（注）给打落了下来。“天下没有比你们更蠢

的了！”

“毛拉倒是曾经想治一下阿凡提来的，”瘦猴装作不是故意提起这件事的样子，“结果呢，这个毛拉弄得如今门都不敢出，集都不敢赶，甚至到自己的清真寺里讲经都不敢去，全城都在窃笑，都在拿他出的丑当笑料哩。”

“有好些办法可以用来对付这个讨厌的家伙的，”胖子皱结着眉心说，“可以伪证他个凶杀罪嘛，可以告发他个欺诈罪嘛，也可以胡乱给他按个抢劫罪嘛，罚款罚他个一塌精光，不就完了。”

“呵，你倒还真聪明！”瘦猴把双手伸向空中，用讥嘲的口吻说：“可难道你能在他周围找到一个穷鬼来作证吗？无论往哪个方向，骆驼走上十天都找不到一个穷人会出来诬陷阿凡提的。这个流浪汉阿凡提啊，你不会找到他一点罪过的，你也罚不了他一文钱，他倒是能捉弄任何一个法官，呵，你笑吧，你笑吧，一碰上阿凡提，就立即教你笑不成，他能把你骗得个团团转，甚至会弄得你连真主叫什么名字都会忘了的！”

可是胖子却还是不恭地哈哈大笑。

注：缠头：伊斯兰教男教徒用各种花色的长宽布条缠在头部，如帽子，也译作“缠头巾”，或音译作“色兰”、“察尔麻”。

“我对你过份的自信感到遗憾，”瘦猴撅起嘴，感伤地说。“就在前不几天，我审理一个案子……看起来，我轻轻松松就可以断案的。可阿凡提一来，反而把我侮辱了一通。”

“事情怎么会这样呢，呵，英明绝顶的法官？”胖子心平气和地问。

“有一个过路人到驼队宿歇店来住了两天。吃了十个蛋，两只肥母鸡。他临走对房东说：‘我们回头再来结账。’过了三个月，过路人又在我们这个城市露面了。宿歇店老板努里别克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是个宽宏大量的厚道人，他向那过路人要两百文钱。那人却发火了。于是我宽宏大量的朋友努里别克向他这样解释道：‘要是你吃了的那只母鸡再活上三个月，那么它们已经给我下了九十个蛋了。而要是我再拿这九十个蛋来孵小鸡，我就能孵得九十只小鸡。我把这十个蛋的账也细算出来了——我的价格是再便宜不过的了……’”

“是啊，努里别克确实是个厚道人，是个宽宏大量的人，”胖子附和道。

“我的朋友啊，”瘦猴补充道。“你是想得通的，因为努里别克要的这两百文，和他被吃了两只鸡所造成的亏损相比，还是个微不足道的数字。”

“努里别克的诉讼是最讲道义的了，”胖法官点

了点缠头，“换成我来审理，我也会站在你的朋友努里别克一边的。”

“然而过路人去向阿凡提求助，这个异教徒就出来替他辩护了。”

“可事情明摆着的，阿凡提无论怎样辩护也无济于事呀！”胖子感到太不可思议了，“既然努里别克是你朋友，那么……”

“阿凡提，”瘦猴气忿地打断了胖子的话，“他来得比谁都迟。我指责他作为辩护人，为什么姗姗来迟，他马上回嘴说：我帮人种甜瓜去了——我那朋友根本不懂甜瓜下种之前，籽儿一定得煮熟才成呀。就为这，我迟到了——我得看着他们煮甜瓜籽儿呀……”

“这个阿凡提简直蠢到家了！”胖子快活起来，“只有蠢驴才会把甜瓜籽儿煮熟了再下种的！”

“我也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呀，简直跟你说的一字儿不差，”瘦猴忧心忡忡地叹了口气说：“我象你刚才一样放声大笑，并且大喝了一声：‘大家听见了吧？真主惩罚阿凡提的罪孽了，让他丧尽了智慧！除了阿凡提谁还会拿煮熟了的甜瓜籽儿来下种呢？’这个该死的阿凡提等的就是我这句话，他一抓住我这句话就开始报复了，他平静地说：‘可煮熟了的母鸡怎么还能下蛋呢？难道煮熟了的鸡蛋还能孵出小鸡来吗？’”